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嚴 靈 峯 教授

老 子 思 想 研 究

研究生：毛 忠 民 撰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

甲前言

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版本甚多，其中以王弼注本與河上公章句本最爲通行。據浙江書局覆刻華亭張氏刻王弼本，全書共有五千二百八十字，分爲八十一章。此八十一章又分爲上下兩部份，自第一章到第三十七章，稱爲「上經」。自第三十八章到第八十一章稱爲「下經」。第一章首句爲「道可道，非常道」。第三十八章首句爲「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此一般人又稱上下經爲道經和德經，而道德經的名稱，也正是由此而來，然「道德經」之道德二字，實代表老子思想中的兩個獨立的概念，與普遍所說的「道德」，含義不同。

老子的「道德經」，遠在戰國時代，便已大行於世，只看當時的學者，常常引用老子的話便是證明。入漢以來，儒學雖然終於一尊，但研攻老子思想者，仍是代不乏人，到了近世，老子思想，已在世界哲學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以來，世人窮極知返，知道徒賴物質，專務進競，並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若欲尋覓長治久安，人生寧怡，實另有其精神和內心的因素。在這種覺悟下，這

一代表東方智慧的老子道德經，便愈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推崇了，因此德國人 A. Reiche 在其所著「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交通史略」的緒論中指出：「這一輩的青年已常結合少數同志，成爲團體，以從事於精神之修養，而以近十年中創痛巨劫（指歐洲大戰）之後爲尤多，咸奉老子爲宗師，以求智慧。『道德經』一書，已成今世東西文化溝通之樞紐……。」可見老子思想對近世的影響，是多麼地深，多麼地廣。

本篇論文的方向，在期望以老子的形上思想爲基礎，來貫通其整個思想體系，然筆者深知學力不足，舛誤之處在所難免，敬祈師長匡正，日後定當以之作爲進一步研究的圭臬。

老子思想研究

甲、前言

乙、緒論

第一章 老子思想的時代背景

第二章 老子思想的源流

第三章 老子其人其書

第一節 老子的身世

第二節 對老子書的推斷

第三節 歸結

丙、本論

第一章 老子的形上思想

第一節 宇宙的本源

第二節 道的性質

第三節 宇宙的生成

第四節 歸結

第二章 老子的知識論

一

一—四

五—十

十一

十一—十八

十八—二十

二十一—二十二

二三

二三—二十四

二十四—二十六

二六—三三

三三—三五

三五—三六

三七

第一節	知常	三七—三八
第二節	論智與愚	三八—三九
第三節	論學	四十—四一
第四節	論名	四一—四二
第三章	老子的人生哲學	四三—四四
第一節	人生的方向——法道	四四—四九
第二節	修身之道	四九—五六
第三節	處世之道	五六—六二
第四章	老子的政治主張	六三
第一節	老子提出政治主張的目的	六三—六四
第二節	爲政的方向	六四—七一
第三節	外王之道	七一—七三
第四節	反戰爭	七三—七六
第五節	理想的政治與國家	七七—八十
丁、	結論	八一—九十
戊、	重要參考書目	九一—九二

乙 緒論

第一章 老子思想的時代背景

一個偉大思想的蘊發，常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老子的生平年代，雖然是衆說紛紜（詳見緒論第三章），但大體說來，終究是春秋戰國諸子之一，是以要深入地了解老子的思想，對於我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春秋戰國的特有文化及社會背景，不可不略知。

首先就政治方面來說：自從周室衰微後，周天子聲威大減，不但無力號令諸侯，維持列國的秩序，反而屢次受到諸侯的羞辱，而列國之間，爲了擴張土地，更是肆意兼併爭戰，封建制度完全解體，社會階級也跟着消除。

其次就道德方面講：周天子原爲宗法制度的中樞，爲道德力量的最高象徵，但是幽王被申侯聯合犬戎所殺，其子宜臼不但不替父報仇，反而接受擁戴爲平王，已經具有殺父之嫌，天子尚且如此，上行下效，而給爲惡作亂者有力的暗示和鼓勵，於是亂臣賊子橫行，或以子弑父，或以臣弑君……史跡斑斑，數不勝數，反映了整個社會道德

的淪亡。

再就禮制方面說：禮制原是爲了定上下、尊卑、親疏而設，此時周天子勢微，群雄爭起，逐漸生出了僭越之心，如季氏旅於泰山，舞八脩於庭，形式上都是屬於禮儀，但是以大夫之位，行天子之禮，實際上却是僭位的嘗試。此時一般人只重儀文，而不重實際，或者把禮樂當作剽竊名位的工具，禮之名雖在，而其精神早已蕩然無存了。

至於經濟方面：三代以來一向都是實行井田制度，內容雖然代有變更，但大體上還是一種土地分配的公平辦法，形成了人民財富的均等，但此時，諸侯終日征伐戰亂，井田制度事實上已無法實行，加上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以政府之力作大規模的破壞，井田制度於是崩潰。

井田制度破壞後，土地成爲私有，可以自由買賣，一方面固然產生了許多大財主大地主。一方面亦使貧者益趨於貧窮，而造成了貧富懸殊的現象，何況一般國君，大多橫征暴斂，民生的艱苦，可想而知。

學術方面：春秋以前，學術爲王家所有，只有貴族才有資格，和

機會來研習學術。自周室東遷及衰微後，官師分散各國，官府藏書也有流落於民間者，此對教育之普及，自然大有影響。及至封建制度崩潰，許多貴族末落而爲平民，許多平民興起而有財富權勢。前者的末落，乃憑組織技能謀生，並以之傳授他人。後者的興起，於是有力量和需要來研習學術，再加上時勢的激發，以及各學者的特有個性與才能，終於促成了百家之業，蔚成了中國學術史上最光輝燦爛的一頁。

第二章 老子思想的源流

老子的思想並非憑空拔起，實有其深厚的思想淵源，而對於老子思想的源流，主要的主張可分爲二派，一謂出於史官，一謂出於救時之弊。謂出於史官的，本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之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謂出於救時之弊的，首出於淮南要略：「一以爲諸子之學，皆起於救時之弊，應時而興……。」其實這兩種主張可以並存而不悖，因爲一個學說的產生，總離不開歷史的背景，環境的刺戟與個人的理想，現就這三方面來探究，老子的思想源流何在。

一、歷史的背景：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既爲史官，又掌管典籍，當然能夠就近之便，遍閱自古以來的官府藏書，對於成敗禍福存亡古今之道，自然能夠有深刻的了解，再者，老子熟悉禮制，見當時禮儀已成形式，社會混亂，民生疾苦，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由根本着手，即捨棄仁義禮智，而回復人的本真，故提

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因爲「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初讀老子者，對於他如此大膽之言，常會感到震驚，熟讀他的全書之後，才知道他的一切理論，皆是出於歷史經驗，一如他所說的「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此外，老子在道德經中也常引用古人的語句，諸如：「聖人云」，「古之……者」，「是以聖人……」等，不一而足，雖然這些句子，由於古籍的散失，有時已無法稽考其來源，而所稱的「聖人」又不知究指何人，全書中也沒有提到任何古人的名字，所以也無從推測，不過我們能由此得知老子學說的一部份歷史背景。

再者，老子的天道、柔德、政治……等思想，都可以在詩經、書經、易經中檢得先例，例如

在天道方面：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蒸民）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文王）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易乾卦）

在柔德方面：

柔遠能邇。（書舜典）

柔而立。（書皋陶謨）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易坤卦）

在政治方面：

百姓有過，在乎一人。（書說命）

垂拱而天下治。（書武成）

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書周官）

在其它方面：

江漢朝宗於海。（書禹貢）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易乾卦）

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書旅教失）

由上可知，老子的思想在前已有先導，他承襲了這些思潮，而加以發揮，可見老子的思想，確實有歷史的淵源。

二、環境的刺激：老子處於周末天下分崩離析之際，強欺弱，大吃小，一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三十章）「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五十三章）小民無以爲生，被迫挺而走險，成爲不畏死的盜賊，在上位者，却以繁苛的法令來壓制，此舉無疑是火上加油，無怪乎老子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此外，在倫理道德方面，到處可以看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現象，而口頭上還離不了仁義禮智，這種名存實亡的仁義禮智，早已只賸下軀殼，而惡人却以此爲竊取名位的工具，故依老子的看法，乾脆把這一切欺惑愚衆，自隱其惡的工具，完全廢除，使人都赤裸裸地回復本真，重新組成一個理想的社會。是以初讀老子書，都會覺得他的言論未免太偏激，審察了當時的情勢之後才曉得，我們所認爲偏激之處，都是補救時弊的良藥。

三個人的理想：由於受到環境的刺激，老子的理想社會由之而生，在這個理想的社會中，舟車之利無所用，戰爭之事無所聞，生活能夠免於匱乏而享有安適，精神歡愉而免於緊張，真正是一個恬淡自足

，清靜淳樸的人類社會。所以說：「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綜上言之，老子哲學，汲取了自唐虞三代以來的民族智慧，再加上自身對宇宙萬象的觀察，在戰火連年，民生困苦的激變中，老子以無比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思想體系。

第三章 老子其人其書

老子是道德經的作者，是道家思想的開山祖師，但是他的身世以及成書的年代，由於資料殘缺，且相互之間又多矛盾之處，故至今仍在揣測中。

第一節 老子的身世

對於老子的身世，最珍貴且值得參考的史料，是出於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的記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